佛說瞻婆比丘經

西晉三藏法師法炬譯　容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瞻婆恒伽上
法賴池水上彼時世尊十五日說戒
在比丘僧前坐世尊坐已觀諸比丘
意之所念觀諸比丘意之所念已夜
初一分時坐默然住於是有異比丘
從坐起一向著衣叉手向世尊白世
尊曰唯世尊夜一時已過世尊及比
丘僧坐已久唯願世尊當說戒彼時
世尊默然住世尊至夜半默然坐住
彼比丘再叉手向世尊白世尊曰唯
世尊夜已過初時夜已過半世尊比
丘僧坐已久唯願世尊當說戒彼時
世尊亦默然住彼時世尊於夜半後
坐默然住彼比丘三叉手向世尊白
世尊曰唯願世尊夜已過初時夜已過
半夜已過半後明星欲出不久當明
星出世尊比丘僧坐已久唯願世尊
當說戒彼時世尊告此比丘曰我比
丘衆中有不淨者彼時尊者大目乾
連亦在衆中會衆中會已於是尊者

大目乾連作是念世尊為說何比丘
言衆中有不淨我寧可作如其像三
眛正受以三眛意觀諸比丘意之所
念於是尊者大目乾連即如其像三
眛正受以三眛意觀諸比丘意之所
念尊者大目乾連即便知之世尊所
為比丘於是尊者大目乾連從三眛
起便至彼比丘所到已牽彼比丘臂
將出門外汝愚人去汝不應在此宿
無有比丘共汝住者汝今為比丘外
於是尊者大目乾連牽彼比丘臂將
出門外反閉門閉門已至世尊所到
已礼世尊足却坐一面尊者大目乾
連却一面已白世尊曰世尊所說比
丘者言衆中有不淨我已牽彼比丘
臂將出門外汝愚人去汝不應在此
宿無有比丘共住汝今比丘為是外
唯世尊已過夜初分已過夜半已過
夜半後夜已欲曉明星出時明星不
久當出世尊比丘僧坐已久願世尊
當說戒汝目乾連彼愚癡人為多受
罪而觸嬈世尊及比丘僧若目乾連
衆中有不淨比丘如来說戒者彼愚

孝谷檢

人頭當破為七分是故汝目乹連從
今日始汝等當共說戒如来不復来
說戒何以故目乹連此一愚人如是
過已過觀而觀屈申卷舒持僧伽梨
衣鉢而於他梵行者自言是梵行此
目乹連若人言是梵行者若人作是
念沙門為幻沙門為麁沙門為剌沙
門非言如是知已便棄着外何以故
恐壞餘淨比丘故猶若目乹連成就
稻田麦田若中有悪草生彼草根如
麦根枝節葉實亦如是未成其子當
棄之目乹連若成子已彼田居士便
作是念此為是壞麦子之草麦之剌
麦之麁彼便拔棄着外何以故恐壞
餘淨麦故如是目乹連若有一愚人
作是念過已過觀而觀屈申卷舒持
僧伽梨衣鉢而於餘梵行者自言是
梵行者若目乹連他稱言是梵行者
彼若作是念此沙門壞此沙門剌此
沙門麁此沙門非言彼知已便棄着
外何以故恐壞餘淨比丘故猶若目乹
連彼田居士於冬月時治大穀積若
彼穀所有堅固住者一向皆離去謂

容

所有若草若蓁彼揚著風中一向
吹去彼田居士執掃箒在中是目乾
連若愚人作是行過已過觀穀故如
是目乾連若一愚人作是行過已過
觀而觀屈申卷舒持僧伽梨衣鉢而
於他梵行者自言是梵行者若目乾
連他稱是梵行者他作是念此沙門
壞此沙門麤此沙門剌彼知已棄著
外何以故恐壞餘比丘故猶目乾連
彼田居士彼求水欲通水執極利斧
入於林中彼執斧椓樹謂彼所有樹
堅固住而不可入謂所有枯樹打已
斧則陷入田居士截其根截根已通
其中通其中已便作木筧函通水如
是目乾連或一愚人作如是行過已
過觀而觀屈申卷舒持僧伽梨衣鉢
而於他梵行者自言是梵行者若目
乾連他稱言是梵行者彼作是念沙
門壞沙門麤沙門剌沙門非彼知已
棄著外何以故恐壞餘淨比丘故說
偈曰

共止及當知　惡求及瞋恚　恚恨不捨貪
不棄幻諛諂　庄人詐言息　自說是沙門

自作諸惡行　惡見非是樂　多作諸妄言
如是知彼已　悉皆不與會　擯棄不共止
知時具淨行　分別諦言已　悲息言沙門
惡行擯棄已　不與惡共止　數數及日日
悉皆共集會　當棄此苦際
佛如是說彼諸比丘聞世尊所說歡
喜而樂

佛說瞻婆比丘經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李公植